

年之词语

这团圆的梦想,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心头的父母,外出的兄弟,家中的姐妹,牵挂的爱人,惦念的儿女,万水千山都无法阻隔。正因为如此,团圆才成为人们眼里最美好的字眼,最深切的向往。

“云度春节”亦有味,一片乡心三处同

■ 雪林

2023年春节,注定不平凡。

防疫政策放开之后,积攒了3年的乡愁井喷而出,即将化作汗津津的手里攥着的一张张火车票、机票、汽车票,还有早早飞驰上归乡路的跨省摩托大军。团圆,从未变得如此迫切。

然而,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像一个贴身潜行的刺客,伺机而动。外面的世界,遍地都是“小阳人”,听取咳嗽声一片。回不回老家过年,成了一个公共难题。

这个难题在我们家变得很具体——我在北京,妹妹一家在湖北,我、妹妹和11岁的小外甥都是幸运的“未阳人”,如果拖家带口辗转千里返乡,一路上有无数“病毒刺客”环伺四周,难保不变“两道杠”。而老妈已迈过78岁大关,身体多舛,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基础病罹患多年,一到隆冬季节就三天两头感冒,如果我们被感染了,大概率她是逃不过的。

如此两难处境,是无数外出打工人的“同款烦恼”吧。回乡吧,提心吊胆;不回吧,心疼老人这个年过得太凄凉。

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还是老太太有杀伐决断的魄力,她大手一挥:“统统别回,都给我老实待在原地!”我们问:“那你自己过年也太孤单了吧?”老太太拿出了总司令的派头,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自己整一桌年夜饭,你们就在监控

摄像头里看我吃播,咱们云团聚!”

监控摄像头是我上次回家时装的,端放在五斗柜顶,镜头对准老妈的主要活动地盘——大门和客厅的沙发,随时观察家中的动静,还能360度巡视,堪称空巢老人家必备的刚需品。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之前有一次给她打电话,拨了二三十次都没人接,吓出一身冷汗。后来打通了才知道,她老人家趴在沙发上狂追抗日神剧呢,咕咕咕,轰隆隆,又是打枪又是开炮,愣是没听见手机响。

自从装了监控,一切尽在掌控——我一有空,就点开APP,瞧瞧老太太在做什么?

有时她从电暖器上抓起一只苹果,捧着猛啃,还唧嘴,好笑死了;有时她摸着手机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嘟嘟囔囔地算步数,还有点可爱;有时她边看剧,边骂负心的渣男和奉献无底线的“抹布女”,三观正得不能再正;有时她火急火燎地拆快递,还哼着古早的歌曲,自己可美可美了;有时她端着杯子喝水果茶,发现监控一闪一闪,秒懂有人在“偷窥”她,马上摆正身姿,还冲着我叫“干杯”,太有镜头感,太有范儿了;有时她趴在门上,扯着嗓子跟对门的街坊唠嗑,还挺有社交生活;有时摄像头歪了,她还会拨乱反正把它转到完美视角;有时她要换衣服,伸长胳膊刚把秋衣撩过肚皮,突然记起了什么,抄起一块毛巾就冲到监控面前,一把盖住,还嘀咕“糟了,走光了”,笑得我在床上直打滚儿……

监控就像我和妹妹延伸到家里的一只“千里眼”,最直接、最近距离地观察老妈的日常生活。那些我们不在身边的日日夜夜,那些我们未能参与的分分秒秒,那些我们牵肠挂肚的音容笑貌,都变得触手可及。“点开,妈妈随时都在”的感觉,真的太踏实了,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个年,我们相隔千里,但还是可以在监控里“相聚”。眼瞅着除夕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味越来越浓,买年货,跟往年一样不可少,这可是春节最隆重的仪式感啊!

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山珍干货,我们是一箱一箱往老家“搬”,点点鼠标,全国物流一盘棋,虽然我们不在身边,孝心并不会缺席。反正去年夏天刚刚鸟枪换炮,淘汰了老破小的旧冰箱,换成风冷节能大冰箱,老妈再也不用揪心除冰烦人了。

听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要降温,妹妹又多添置了一台电暖器,让老妈搁在卧室取暖,南方的阴雨天也暖暖和和,起夜再也不会冻着。

这一波疫情冲击下老人“中招”的多,妹夫出马给老妈抢到一台紧俏的家用制氧机,亲自远程指挥她安装、使用。她还家用,三下两下就搞定了,得意地炫耀说:“这算啥,简单得要死,是个人就会”。

过年怎么少得了新衣裳,老妈在网购APP上划拉了三天,精挑细选出一袭“新年战

袍”——气场两米八的黑红格子呢大衣,分享给我,指示“马上下单”。前两天收到了,她迅速换上,故意在监控前扭腰走猫步,嘟瑟给我看,还叮嘱我“记得给卖家一个好评,就说‘美美哒’”。真是时髦的网购达人啊!

小外甥也举起电话手表,给老妈拨过去,和她聊点小孩子的碎碎念,小大人似的劝她:“外婆今年别包年粽了,你要注意身体,别感冒了。发烧就吃布洛芬,不能硬扛”。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真是贴心的隔代小棉袄。

这是一个许多人步履匆匆奔向远方的家的春节,也是一个不少人不得不就地过年的春节。

盼过年,盼的是什么?不过是“团圆”二字。都说“团圆大过天”,团圆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代表着血脉丰盈,宗族绵亘,意味着天伦共叙、亲情延续,象征着完整无憾、圆满和谐。这团圆的梦想,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心头的父母,外出的兄弟,家中的姐妹,牵挂的爱人,惦念的儿女,万水千山都无法阻隔。正因为如此,团圆才成为人们眼里最美好的字眼,最深切的向往。

不能回家遗憾吗?有点儿。可“云度春节”亦有味,一片乡心三处同,不也挺温馨的吗,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说到底,团圆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起”。心贴在一起,就是最圆满的团圆,不是吗?

在经历了整整三年的疫情之后,人们抱着“送瘟神”的心态,迫切希望能用那清脆的鞭炮声,驱逐为非作歹的“年兽”;用绚烂的烟花,迎接崭新的来年。

东风夜放花千树

手回了家。我就很羡慕。哥哥看出我羡慕,就带我去去各家燃放长鞭时没燃尽的小鞭炮。

小鞭炮聊胜于无,同样可以带来童年的欢乐。但是小鞭炮之所以在长鞭的燃放过程中成为哑炮,是有原因的。或者是火药填充不足,又或者是引信长度不合适。总之燃放这些残次的小鞭炮是个技术活,点着了引信,扔早了,落在地上,引信会灭掉;扔晚了,鞭炮就有可能在手中爆炸。

我去请教哥哥。哥哥说:“这么小的爆竹,不用扔,直接拿在手中燃放,一点事都没有。”说完从我手中取过一个小爆竹,点燃后拿在手中,引信咝咝一响,爆竹“啪”的一声,在手中炸开。果然没事。我将信将疑。也取一颗小爆竹。学样捏在手中,划火柴点燃引信。“啪”的一声,感觉拇指和食指受到重力暴击,瞬间剧痛到眼泪掉下来。我用另一只手握住受伤的手指,足足过了半小时,才缓过来。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一直到成年,在所有燃放烟花爆竹的场合,我都是看客,断不敢自己动手燃放。其实第二天我就和哥哥说了燃放爆竹失败的事儿,虚心讨教燃放秘诀,哥哥云淡风轻地说,没有秘诀啊,说着又随手取过一颗小爆竹,重新示范一遍。随着“啪”的一声,爆竹炸出一颗小小的火花,哥哥拍手,在我的目瞪口呆中扬长而去,留下我独

自在风中凌乱。

成年后参加工作的哥哥,每年春节都会买很多鞭炮,带我酣畅淋漓地放个痛快,我们再也无法关注长鞭中未能燃放的小爆竹。日子越来越好,生活中的快乐越来越多。我们很快就将捡爆竹的事儿忘了。

少年时读金庸,最爱的女侠是郭襄。最难忘的场景是武林大会上杨过为16岁的郭襄燃放满天烟花。都说小郭襄是一见杨过误终身,可是有过这样一场盛大的绽放,纵使一辈子青灯古刹又有何妨呢!

只是独臂大侠万万想不到,他给予郭襄的浪漫与欢乐,几百年后,会成为雾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我生活的小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已经很多年了。人们从抱怨到习惯,岁数小的孩童甚至不知烟花为何物。然而,“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经历了整整三年的疫情之后,人们抱着“送瘟神”的心态,迫切希望能用那清脆的鞭炮声,驱逐为非作歹的“年兽”;用绚烂的烟花,迎接崭新的来年。

好在今年的烟花禁令也有人性化的松动,我所在的城市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燃放。届时,我将备上一挂长长的鞭炮,摆成一个“安”字。愿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届时,我也还要问鬓发已白的哥哥一个问题:当年小爆竹在他手中炸开时,手指真的不疼吗?

对于这一天,很多人都在心里早早规划了假日梦想,想要跨越千山万水,奔赴自己的所爱……

又见除夕

神寄托和不懈动力。

我的孩提时代,农村家庭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每年的除夕父母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光是为孩子们每人准备一身新衣服,就要让他们绞尽脑汁。一是家中没有钱,二是弄到钱了没有布证也买不到布料,三是好不容易弄到一点布料,母亲要牺牲多少个夜晚的睡觉时间,坐在煤油灯下缝衣服,在除夕夜之前,把新鞋、新帽、新衣服都做好。

小孩过节,大人过难。母亲要做的何止是做衣服一件事情,过了腊月初八,就开启过年的紧张模式,赶集买菜,打扫卫生,拆洗被褥,蒸蒸馍、蒸焖子、包饺子、炸糖糕、炸丸子……还要提前将凉菜冷盘都准备好,上山采集柏树叶子、布置祭祀,还要剪窗花、贴福字,想尽办法换新钱,给孩子们——准备压岁礼物……

母亲准备过年东西的很多原材料,大多是田里生产,个人加工后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张罗回家后,还要母亲加工制作而成。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18岁之后我参军到了部队,第一次在连队过除夕,就是全连动手包饺子,喜庆的气氛,加上战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浓



作者简介:陈昊苏,开国元帅陈毅长子,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等。著有诗集《红军之歌》《时空的跨越》等,文集《辉煌的日出》《我们世纪的英雄》等。

年终小诗

(外一首)

■ 陈昊苏

春夏秋冬四季风
东南西北五方中
须眉巾帼乾坤大
百姓江山日月红

迎春节,咏妇女英雄

巾帼英雄世代传
木兰征战写开端
鉴湖女侠秋风冷
向伍扬铁血寒
伟大光荣成一体
红岩正气共荆关
人民解放新天地
万里江山奏凯欢

春节颂

(二首)

■ 臧棣

除夕之歌
灯火必须通明,
食物的深沉必须被照亮,
从不同的角度,同时不偏不倚地露出:生活的本意和风俗的真理。可口之物必须深入一个伟大的原谅,它们堆积出的形状可以像变形的金字塔也可以向热气袅娜的舌头认输。岁月的流逝,吞没过人生的苦痛;刺骨的寒风几乎将铁了心的秤砣冻裂,轻轻一称,往事和灰然已然等重;面具摘下,生命的疲倦几乎令人人生失真;但古老的记忆也在同一时刻将它的网收紧在你的脸上。世界的光,风俗的光,庆典的光,也在那一刻同时汇合在一起。光源渐渐起源于时光的柔和,你的脸,重叠于血亲的辨认——前一秒,复活了母亲的叮咛,后一秒,活跃着儿女的渴求。如果是身在异乡,你的脸也将带来一张故乡的脸——深深的皱纹迁就过无尽的坎坷,也放任过表面的欢乐。炸响的爆竹比抽落的鞭子更形象;每一道凶猛的鞭痕,都区分了我们身上的新和旧。交错的形象中,飞上天的爆竹替我们乐观,而我们也未闲着,替爆竹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告别。

新年钟声

连续的撞击来自长长的圆木被颤悠的绳索吊在半空中;碗口粗的印痕,每天都会同一个部位加深虚无对世界的问候;即使死亡吻过那些灰尘,它也不会消失;当然,现场如果没有松鼠跳跃的话它也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它固执于你有时会独自爬上山顶去完成一个祈求,它不同于只比神秘的警告提前了一分钟的伤痕在我们身上镌刻的完美的口号。从迹象上看,它有点沉溺于把特定的时刻带向一个习惯,如此,它说耳与浩荡的节拍紧接着就会在灵魂的节奏中出现;但正如你目睹的,惊飞的麻雀并没有四散;仿佛在稀释的野味里兜了一小圈,它们又返回到现场将缺席的部分悄悄填满;这些雀鸟的身影有点破碎,却敏感得像世界上最好的调音师,等着你脱掉冬天的衣服,将我们身上的钟形,赤裸地袒露在天地之间。

(作者简介:臧棣,1964年4月出生在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诗歌植物学》《非常动物》《世界太古老 眼泪太年轻》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瑞雪》

徐建军摄



总有一双双眼睛会让除夕更加美好,也总有一个个肩膀,会扛起责任千钧,让美好的诗与远方如约而至。

■ 顾朝清

对除夕的歌颂,应数《吉祥如意》最为甜美。“三百六十五个夜晚,最甜最美的是除夕,风里飘着香,雪里裹着蜜,春联写满吉祥,酒杯盛满富裕……”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除夕是简单而美好的。灰白的天空,细碎的雪花,烟卤缓缓吐着炊烟,小院里弥漫着炖肉的香味,鸡在啄着稻米,鸭子一会向东,一会向西,地上被踩出一串串印记。父亲用力劈着年夜饭的柴火,母亲则系着围裙,把灶膛烧得红通通的。这忙碌,是一份新年的喜悦,更是对红火生活的向往。

噼啪的炭火,燃起儿时新年的希冀。而我却因为工作生活在远乡,常不能与父母团聚而遗憾。每每这个时候,李太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就会一次次涌上我的心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回家过年,显然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而不能返乡,自然又会让多少人为之黯然伤神!因此,除夕之甜美,就在归乡的迫切之心与匆匆脚步中,就在父母眼前的张张笑脸和声声问候里,就在肩扛手提的大包小包中,同样还在拥抱着子女并亲密脸蛋时的幸福中。

一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标配。大厦前的广场上,一群十来岁的小孩,正铺纸研墨,在学校书法老师的带领下,免费给百姓写春联。一笔一画的笔触里,一脸稚气的专注中,让人感受到一份传承和祝福。挤过围观的人群,我也讨了一幅,字迹虽有些许稚嫩,却饱含着一份朝气与运气。透过孩子的爱心与奉献,我感到,这是对文化传统和甜蜜美好的赓续和传递。

除夕年复一年,它是一个基点,让你站地平线上眺望远方的幸福,就像等待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难掩心中的激动;它是一份坚守,哪怕在最不起眼的岗位,为保住畅通,而执着凝眸滚滚而来又匆匆而去的车流;它是一份担当与奉献,隐藏远离亲人的思念……

冰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最甜最美的除夕翩跹而来,而随着激动的心跳,兔年春天的脚步也越发临近。除夕,作为一个鲜明的传统文化印记,一个时间轮回的起点,自然而厚重地承载起人们对新年的祝福与希望。

我相信,总有一双双眼睛会让除夕变得更加美好,也总有一个个肩膀,会扛起责任千钧,让美好的诗与远方如约而至。